

# 詩人的風趣語

《隨園詩話》記，袁枚船經京口，有人請他替一妓向太守章淮樹求情。袁枚問明原委後，有詩給章太守，末二句為：「祇問千秋賢太守，可曾幾個研桃花？」交來人後，便揚帆而還南京。半月後，收章氏覆信，開誠視之，祇有七字：「桃花依舊笑東風」。袁枚讀之放心，知該妓未受懲處。作《笑東風》者，因時非春日，又袁枚詩有「東風吹散野鶯鳴」句。可知這位太守，同袁枚一樣，也是位風雅之士。現代則有吳佩孚覆蕭某電報「從此蕭郎是路人」，用唐詩人崔郊句，雅致而決絕，亦為佳話。

當代詩人，也不乏風趣之語，本人便會多次見或聞之。

山西大學羅元貞教授當年與外地詩友步韻唱酬，有「有意挑戰」、「出馬應戰」及「十萬火急」語。中鎮詩社籌畫舉辦免費詩詞講習班，王蟄來短信問：「敢問如何派將？」詢問將擇哪幾位社員講授，時勝保正好在座，謂：「大將請戰也。」中鎮詩社組織的丙戌人日各地詩人大型聯吟活動，得到各地詩友的積極回應，參加者極多，金水詩云：「吟壇一夜起烽煙。」鄧世廣詩云：「但憑中鎮旗幡動，直似三軍號令傳。」都喜將高雅的詩詞活動，說成打仗一般。

熊鑒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日來信中說：「好久未通信了……下面一些詩，並非投稿，祇是表示我還活著。」趙鼎新二〇〇〇年五月五日來信開頭為：「一週之內，三次寫信，惟談戀愛者有之。」十二月八日來信抄其新作數首，說：「我權冒充一次賈島，您就作一回韓愈吧。」意思是我要我給他的詩提修改意見。

## 東華三院文物

東華三院自一八七〇年創院，到明年將達一百四十年了。在香港這個政治上相對穩定的社會，東華歷年來的文物和文獻得以保留至今，成為我們研究和回顧昔日社會的有力證據，既展現了東華在內地與海外華人之間所扮演的中介角色，同時亦顯示了東華與香港社會的密切關係。

文武廟入口的「神威普佑」牌匾



踏進上環文武廟，抬頭可見一塊寫上「神威普佑」的牌匾，由於沒有上下款，很多人不知其由來。但細看發覺牌匾中央刻有玉璽，原來是光緒皇帝在一八七九年賜給東華的，以表揚其撥款五十萬兩賑濟華北大旱災。文武廟供奉文昌和關帝，但「神威普佑」看來祇是形容關帝。東華另一塊由皇帝御賜的牌匾是「萬物鹹利」，同是光緒所題，翰林學士代筆，意指天下萬物皆受惠於樂善好施的行爲。珠江三角洲在一八八五年曾遭受百年一遇的水災，淹死的人不計其數，當年東華籌款逾十萬元賑濟災民，因此獲得皇帝贈送牌匾，現懸掛於東華醫院禮堂。

其他重要文物還包括清朝直隸總督李鴻章聯同三位官員贈送的「見義勇爲」牌匾，以及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及軍長蔡廷鍇所贈的「義氣可風」牌匾，兩者皆藏於東華三院文物館。由此可見，內地每遇嚴重天災，東華便結合各方力量，參與救災。文物館最近製作了一份資料套，派發給全港中學，希望可加深學生對東華歷史和香港社會的認識。

燒香取味，不在取煙（取味則韻，取煙則俗，故曰「添香」而不曰「點香」）。香煙若烈，則香味漫延，頃刻而滅。取味，則味幽香濃，可久不散……隔火焚香，妙絕。把特製的小塊炭盤燒透，放在香爐中，然後用特製的細香灰把炭盤填埋起來，再在香灰中戳些孔眼，以便炭盤能接觸氧氣，不致因缺氧而「窒息」。在香灰上放盞、雲母、金錢、銀葉、砂片（其中之一即可）等薄而硬的「隔火」，小小的香丸、香球、香餅或散末，放在這隔火板上，借助那灰下炭盤的微火烤焙，慢慢將香揮發出來。待香丸、香球、香餅等「合香」在香爐中即將燃盡，便須續上。這就是所謂「添香」。

焚香時，爐中祇要燃燒小小一枚香丸、香球或者香餅，便終日終夜微火燃燒不止。並且幽香氤氳不絕。焚香的過程相當煩細，香一旦焚起，要不停地照料照管。如《遵生八箋》云：「香味烈則火大矣，又須取起砂片，加灰，再焚。」明代宋翊《竹嶼山房雜部》說：「火不宜猛，使香味緩蒸……微覺有焦，遂令撤下。」香爐中的香灰也是很講究的，一點大意不得。其製作方法多種。其中一方是：「未化石灰，搗碎，羅（篩）過，鍋內炒香。候冷，又礫又羅，爲之作香爐灰，潔白可愛。日夜常以火一塊養之。」「日夜常以火一塊養之」，就是所謂「活火」。香爐中始終保持一點活火，不僅是爲了保持「意趣」，也因爲這樣可使爐火乾燥，再者，焚香時不會因爐灰受潮而影響香丸香球香餅和炭盤的燃燒。

據宋代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考訂「焚香始於漢」，根據是漢武帝時匈奴昆邪王降漢，所祭「金人」（可能是早期的銅佛造像，並非是黃金鑄的像）被安置於長安甘泉宮，燒香禮拜而不供牛羊。漢代以後，焚香之舉常見於史籍記載，有時還被寫入詩詞之中。如晚唐李商隱的《燒香曲》：「漳宮舊樣博山爐，楚嫋捧香笑美華。八蠶繡綢小分炷，獸口微紅隔雲母。」總之，自漢迄於清季，一縷幽香，悠悠不絕。

古代士大夫把焚香當作一種高尚的純粹的享受，「紅袖添香夜讀書」便是一種最閑適最有韻味的逸趣。不過，紅袖添香，這「紅袖」最好也是斯文中人，如趙明誠的讀書伴當那樣，有李清照這肥肥的一條書蟲，「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」。詩詞唱和。茶酒助興，真是飴福不淺，情趣不淺！士大夫外，閨閣千金，或青樓藝妓，她們爲了排遣寂寞，或是懷人寄情，拂爐焚香不失爲解悶一法，如《西廂記》裡的鶯鶯小姐燒夜香。

自禁地感嘆道：「像心思如此細密、手法這麼靈巧、風格這樣獨特的小偷，做其他任何一行都會有成就吧！」林清玄不曾想到，他二十年前無心寫就的這幾句話，竟影響了一個青年的一生。如今，當年的小偷已經是台灣羊肉爐的大老闆了。

一次邂逅，這位老闆真誠地對林清玄說：「林先生寫的那篇特稿打破了我生活的盲點，我想，爲什麼除了做小偷，我就沒有想過做其他正經事呢？從此便脫胎換骨，重新做人。」

其實，我們每個人都渴得到別人的欣賞。欣賞與被欣賞是一種互動的力量，欣賞者如果懷著悅心、仁愛之心、成人之美善念，被欣賞者必定會產生自尊之心、奮進之力、向上之志。

欣賞是一種給予，一種溫馨，一種溝通與理解，一種信賴與祝福，更是一種強大的力量之源。

一八五二年秋天，屠格涅夫在斯帕斯科耶打獵時，無意中在樹林中撿到一本皺巴巴的《現代人》雜誌。他隨手翻了幾頁，竟被一篇題爲《童年》的小說吸引，作者是一個初出茅廬的無名小輩，但屠格涅夫十分欣賞。他四處打聽作者的住處，最後得知，作者兩歲喪父七歲喪母，是姑母一手拉扯大的。爲了走出生命中泥潭，作者剛跨出校門就去高加索的部隊裡當兵。屠格涅夫對他傾注了極大的同情和關注。幾經週折，他找到了作者的姑母，表達了對作者的欣賞與肯定。

姑母很快就寫信告訴了侄兒：「你的第一篇小說在瓦列裡引起了很大的轟動，連大名鼎鼎的寫《獵人筆記》的作家屠格涅夫也逢人便稱讚你，他說，這位年輕人如果繼續寫下去，前途不可限量！」作者收到姑母的信後，欣喜若狂，他寫小說本來是因爲生活苦悶而信筆塗鴉打發心中寂寞的，並無當作家的妄念。而作家屠格涅夫的欣賞竟一下點燃了他心中的火焰，使他找回了自信，有了人生的目標，於是他也一發不可收拾地寫了下去，最終成爲了享譽世界的文學家和思想家——他就是後來的《戰爭與和平》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復活》的作者列夫·托爾斯泰。

無獨有偶，台灣作家林清玄青年時代做記者時，曾報道過一個小偷作案手法非常獨特，犯案上千起，在文章的最後，他情不

一次詩會中，有人約曹長河一起去拜會林從龍，曹說自己有個毛病，就是不好幹謁名人，拒而去。不想去者將這話告訴了林從龍，林就過來拜會曹，說自己也有個毛病，就是專好干謁名人，在場諸人大樂。

中鎮詩社一次會議，與會者的車票都是會議報銷的，我沒讓報銷，自己負擔了。周毅因我不報銷，也不報銷。我想到他正在治病，要花許多錢，對他說：您治病須花錢，應該讓會議報銷。周曰：「此肝已病，敢不與君義膽相照？」他患的是肝病，意思是說要與我肝膽相照，共同辦好詩社。尚不知生命將如何，而有此半諱諧半壯烈語，聞之令人感動。

中華詩詞研究院於西安曲江召開會議，楊啓宇飛至西安後，飛機因大雨不能降落，祇好飛返成都。在機上等了好幾個鐘頭後，夜裡又飛西安。記不清哪位詩友說：「楊先生真是有機可乘」。有人談到，王翼奇聽說某婦人分娩時疼痛難忍喊道不要生了，說那是「痛不欲生」。同到會的鍾振振教授要求發言，曹長河告大家曰：「振振有詞！」還說要送鍾教授「振振有詞」之章，以鈐詩稿。下一次會，座位是按歲齒安排的，我因鄰座吸烟，會間休息時便調換了與曹長河的座位，讓他們吸煙的坐一起。曹長河進來後問怎麼換座位了，我說年齡大小應依法（髮）而定，意思是頭髮黑應往下坐，曹長河應聲嘆道：「不白之冤哪！」

最近，中鎮詩社一次活動，座談時，有人提出應在社員中掃除「網盲」，視力甚差無法上網的曹長河說自己是「他生未卜此生休」，既風趣，卻又是實話。詩人風趣語，總教人愛聽，是因它既反映了詩人的才華和樂觀幽默，又啓人才智，給人歡愉。所以，在我們的生活中，應盡量多有這樣一些風趣之語。

上來先須解題。所謂「再說」，是因關於汽車飆行斑馬線問題，前不久我曾寫過一篇《想愛斑馬線不容易》（載5月29日《今晚副刊》）；所謂「無奈」，是因我本不想就此再說什麼——那風馳電掣、呼嘯而過的情景實在不堪回首，想起來就心有餘悸，而且話題也太沒意思，本不應成問題，卻成了大問題——但最近一件事，卻使我不得不違背初衷，又有話想說，而且事情本身也令人深感無奈，深感苦澀和沉重。

這件事的主人公爲蘭州74歲的退休教師閻政平。其過程是，因對一些駕駛人員漠視行人生命權、飆車駛過斑馬線的惡行忍无可忍，7月9日晚，老人在所住小區人行橫道邊，張貼出「守護斑馬線，保衛生命線」的聲明，手持板磚，向違法闖紅燈的車輛宣戰。當晚，他砸了大約30輛闖紅燈的違章車。

此事結果如何？應當說頗見成效。首先，是被砸的車主因自知理虧而懼眾怒、怕處罰，未敢計較便離開了現場。其次，是警方沒有追究老人責任，相反次日即開始在砸車地點增派警力值勤，還表示要對該路段斑馬線集中整治，並申請安裝電子眼。而小區住戶更感謝老人，說砸車之舉引起重視，過往司機「老實」多了。再次，是事件引起當地和全國媒體的廣泛關注，並得到了數十萬網友的聲援和支持。

對於汽車飆行斑馬線，我感同身受，憤恨不已，因之十分理解老人緣何砸車，而對那種片面的批評意見則大不以為然。在我看來，杜口不言飆車是把人的生命當兒戲，卻單單指責砸車極端和違法，無異於縱

容汽車恣意飆行，認爲行人就活該斃命於斑馬線，活該生活在恐懼中。還有儼然智者徒托空言，說老人應反映、呼籲、照相、報警，就是不應砸車，也令人懷疑不是天真就是矯情。因老人並不弱智，若諸計靈驗，他不會甘冒風險。至於有人說開車人也納稅，爲什麼要受限制，說行人也闖紅燈，是不是也該拍磚，則更無須質費，因迴避了要害——是否危及人的生命安全，不過是偷換論題或曰詭辯。以上種種，其實祇用一句話回答就夠了，老話叫設身處地，新詞叫換位思考，記住誰都會走斑馬線，包括恣意飆行的駕駛員。

那麼我是否支持老

人砸車？請原諒我不能簡單回答，而祇能說砸車雖可理解，卻不可倣效。直言之，我的看法是砸了就砸了，沒惹麻煩沒出大亂值得慶幸，但若鼓勵則入誤區。

既可以理解，又不可倣效，這不矛盾嗎？不錯，我的心情就處於矛盾中。因爲完全可以列出正反兩個命題：砸車是對的，如是才能引起重視；砸車是錯的，此舉本身即屬違法。跋涉之後，二律背反，尤其是儘管於法無據，卻又頗得民心，這怎能不令人惶惑和困擾？所以事到如今，我以爲不應停留於簡單的肯定或否定，而應深入思考如此尷尬的現狀究竟是怎麼形成的。毫無疑問，在相關的法律、執法、設施和人諸種因素中，人最根本。如無人飆車斑馬線，自然皆大歡喜，什麼都不必再說。但人的問題恰恰最複雜，所以還得從其它方面找原因。於是不難發現，法律條文尚不足以震懾違法者。

但願「無奈」不再有，斑馬線內保安全！

代。做月餅，晉北和內蒙古一帶的紅糖月餅便一定離不開胡麻油，用別的油做，出來的味道就不是那個味兒！糖干爐之所以能久吃久好，道理所在就是它的用料，爲了健康，有人主張吃低糖食品，把本來很甜的東西做得沒一點點甜味。我個人卻反對這種做法——糖干爐如果不甜還叫什麼糖干爐？

還有就是靈丘的黃燒餅。在中原一帶，或再往南，說到燒餅一定是厚實，厚墩墩像個小鼓才行。而靈丘的黃燒餅是薄，薄薄的，又十分脆，黃汪汪的，吃的時候也一定要接個盤子才好。最好的吃法是，先在盤子裡把餅切成一小塊兒一小塊兒，然後再吃。黃燒餅的特點也是甜，慢慢地吃，慢慢地嚼，那種特殊的油香漸漸從齒間出。黃燒餅不是烤制食品，是烙制，上口酥香，糖干爐則是耐嚼，這兩種餅都是要以品的功夫去對待，如若風捲殘雲般地吃，便不得要領。飲食有時不光是爲了填飽肚子，更重要的是要你慢慢去領略。糖干爐和黃燒餅從什麼時候開始有？有心者可以訪老者於鄉野，查資料於野史鴻譜。

說到保護民間文化，我以爲，飲食方面還沒有引起更多的注意。我們經常說到「改進」二字，其實，許多東西並不需要改進，而是要死死地固守才是。多少年來，我們是改進的太多而固守的太少。在民間文化日見消磨的今天，你才會知道固守是多麼不容易。

石濤說過一句話，是筆墨要當隨時代，這是他的主張，而我的主張是筆墨不必當隨時代！有當隨時代的改進，有不隨時代的固守，這樣才會全面好看。而民間的糖干爐與黃燒餅，我認爲不必改進，就要那個味道！你愛吃就去吃，不愛吃可以去吃比薩或海鮮餡餅。這是藝術法則，也是生活法則。惟此，生活才豐富。

## 生活精句

前輩送來一大堆舊詩抄，又有手抄本印製的莊子校釋，總以爲我是古版書的愛好者，真是天大的誤會。

今之中文系教師，肚子裡又有幾多古文學養？其實少得很，恐怕連句讀也不懂。像我，少了一個標點，全篇古文即不能解，少了一個註釋，一樣也看不明，抓破頭皮。

想來也該用文言來寫寫，寫教學隨筆，可選用文言。手頭正有同事交來其外祖父趙聿修的自傳，要我把這本文言文的自傳好好地語譯給她聽，讀之流暢，像「念父母生我之劬勞，愧犬馬年光之虛度，亦先賢教人養志之義，非敢敵帝自珍也。」如此淺白文言，今天的年輕一代，已不懂讀。但中國文學要不廢江河萬古流，古典部分焉能一刀切之？香港新高中課程已無古典文選，就連內地學生也提出三怕：文言文，作文，魯迅文。一些朋友修畢唐詩課，建議向周作人的一學知堂老人限字用韻，寫其「雜詩」（打油詩）一一沒必要跟足唐近體詩的格律規則，祇用其五七言或絕律，韻則可一韻到底，或適度轉韻，平仄也可不講究，讓難寫得工整的唐詩演成今日的「打油體」，未嘗不是寫詩趣事？

知堂老人的苦茶庵打油詩，有這樣的四句：「禪林溜下無情思，正是沉陰欲雪天。買得一條油炸鬼，惜無白粥下微鹽。」這樣的雜詩，最宜諸君舞文弄墨以自娛，偶有精句亦叫人精神一快。

## 禁毒與肅貪

都說廣東是中國南大門。門在哪裡？一是虎門，二是石門。虎門在珠江口，禁毒先驅林

則徐，就在此地銷毀鴉片，並利用虎門炮台與入侵的外國勢力展開殊死抗擊。石門在廣州近郊，古時進出廣州兵家必爭水路，吳隱之曾在此地以身作則，示範如何對抗比干戈兵馬更易亡國的禍源——貪。

吳隱之，晉代人，當時廣州已成中國外貿中心雛形，外國商人爲取得經濟方便，往往用金銀珠寶賄賂官員。吳隱之因守父母喪而以孝義清廉而鶴立雞群於政治濁流，晉安帝派他出任廣州刺史，以革嶺南之弊政。出掌廣州是肥缺，民間都說，刺史由石門一過，便得脂膏三千。船經石門，吳隱之吩咐泊岸，岸北有一眼泉叫貪泉，寓意朝廷命官一飲貪泉，都變成貪官。吳隱之堅持要飲，下屬、家人、當地父老都勸止，吳隱之在衆人見證下，痛飲三杯，並寫了《酌貪泉》：「古人云此水，一歃懷千金，試使夷齊飲，終當不易心。」伯夷與叔齊，先因兄弟之愛悌而讓國，不繼承父位，後爲不齒週之不義，隱居首陽山，不食週粟，以野菜充飢，卒致餓死。名垂司馬遷寫的青史。吳隱之以夷齊之志自喻，爲何經石門離開廣州時，風浪大作，幾乎翻船。後日再與你分享這段感人歷史。

## 一句話聽三遍

生活在加拿大華人社區，於各種慶典或活動中，總有司儀、嘉賓等致詞。以前最多是「中英對照」，兩人或一人中英互譯，而在「中」的部分大多是粵語。近年多了中國大陸移民，爲照顧聽不懂粵語的「國語人」，「中英對照」變成「英語、粵語、普通話」三對照。

海外有語言天分的人似乎還不少，三種語言都說得不差的大有人在，難免出現有意賣弄的好口才人士。祇是苦了三種語言都會的聽衆，同一個內容硬要他們聽三遍。使他們覺得時間被浪費了，越聽越不耐煩，結果什麼也沒有聽進去。我認爲不論在哪個場合，最好不過超過兩種語言。事前對聽衆有基本瞭解，然後決定用純英語、純普通話、純粵語致詞還是中英雙語。

如果座中有外國人、中國大陸人、台灣人、香港人，那就用英語和普通話雙語。因爲講粵語的多數會聽普通話，而說普通話的很多都聽不懂粵語。

我見很多母語是粵語的人講普通話不標準，最差的結果是廣東人聽不懂，外省人也聽不懂。其實他們作小小的投資，花一點時間，跟普通話說得標準的老師好好學習一下，那方便和得益都是